

探底，探底，再探底！

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预计，如果世界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，那么今年第四季度西班牙的失业率会高达25.5%，美国为16.9%，英国为14.8%。高盛投资银行则预测，美国失业率峰值可能将达到25%——这一数据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的最高失业率。

美联储主席杰罗姆·鲍威尔宣称，“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的规模和速度是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”，“过去十年的就业增长已经被抹杀了。”

面对第二波疫情来袭，本已捉襟见肘的一些国家，面临愈加艰难的选择。如果说第一波疫情来势汹汹，许多国家被迫按下暂停键，第二波疫情暴发后，世界各国已经承受不起经济再度停摆。然而，一边抗疫一边重振经济，真的可行吗？

民众：不仅是重温恐慌

花了4900英镑，抢购到200卷厕纸、200包口罩、12瓶消毒液、24瓶洁厕灵，还有各种罐头食品。这是39岁的贝琪9月22日的扫货“战利品”。以卷筒卫生纸为例，比之此前半个月，价格上涨了23%。然而，贝琪感觉，接下来的情况容不得她先囤货。在她生活的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，乐购、莫里森等超市接下来还真就推出了限购令，面粉、口罩、厕纸和卫生湿巾不再放开供应。贝琪在推特发帖称：“要知道，当厕纸再次开始从货架上消失，英国下一次隔离封锁就近在眼前了。”

当天，英国首相鲍里斯·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，称从9月24日起，英格兰地区的所有餐厅、酒吧及其他餐饮场所必须在22时前关闭，以帮助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。

恐慌性囤货、局部封城，是今年早些时候英格兰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时的标志性事件，到今年5月，情况似乎开始好转。然而，9月中旬开始，英国民众重温恐慌。更令人忧心忡忡的是，到了10月中旬，英国的情况变得更坏。“上升的数字就像喷气式客机上的仪表盘警示灯一样在我们眼前闪烁，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”10月12日，约翰逊宣布，从10月14日开始在英格兰实行三级封锁——“中风险”“高风险”“非常高风险”，各级封锁采取不同的社交距离管控。然而，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管控来得太迟，未来是否能有效推进管控，成为疑问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认为，因为疫情反复，使得西方一些国家民间在“重温恐慌”的同时，还产生了“新冠疲劳”，

民众不愿意再牺牲个人利益。崔洪建所说的“个人利益”，包括两方面——一方面是遵守政府推出的社交距离管控措施，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利益。

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与3月份相比，7月份英国的就业人口减少了73万；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持续上升，达到270万，比疫情前高出一倍；6月份暂时离职者有270万。9月初，英国合作银行宣布裁员约350个岗位，并关闭18家分支机构；9月9日，劳埃德银行宣布裁减865个工作岗位；西敏寺集团在宣布全英各地分支机构裁员550人之外，关闭位于伦敦的一个剩余的办事处。

在英国，疫情有过短暂的间歇期——从5月到7月，疫情似乎在好转。然而，失业潮却是波涛涌动没有停止过，特别是对于中产甚至中高收入家庭的冲击，要比想象中更大。34岁的凯莉·雷尼克斯，埃塞克斯银行前人事经理，月薪高达4万英镑，相当于35.5万人民币！今年3月疫情初起时，她辞职了。本想到意大利度假，然后在5月份再谋个新职位。然而，残酷的是——在投出上百份简历后，她没有得到任何一家公司的雇佣合同，收到的只有每月900英镑的房租账单、740英镑的信用贷款。“压力山大！我非常感谢朋友和家人。我父亲给了我一些吃的东西。这次的经历真像个过山车。”凯莉·雷尼克斯如是说。

10月10日，意大利首都罗马暴发了三场示威活动，超过2000名示威者明确反对意大利政府推出的强制戴口罩、进入紧急状态等防疫措施；同一天，在德国，有抗议者手举“我们必须谈谈！”的横幅，在街上游行，反对政府的防疫措施；10月17日，英国伦敦近千人集会，抗议人士举出反对强制戴口罩的标语，称这是“关于生活，而不是生存”。

在崔洪建看来，这是一种心理惯性——只要不戴口罩，就能显示对疫情无惧无畏，甚至令人感到疫情是不存在的，由此似乎工作机会也会如期而至。然而，只要新冠病毒没被阻隔，开工就一定意味着疫情扩散。以西班牙为例，今年6月，西班牙的疫情曲线一度达到平抑的水平，单日新增病例保持在200例左右。西班牙总理佩德罗·桑切斯宣布，从6月21日起开放边境。7月初，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大区出现13个新疫情爆发点，马拉加市一所红十字会移民收容所，因接收非洲偷渡移民导致105人感染。当时，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大区的果园里，3万工人开始了忙碌的夏季采摘，其中1.5万人是来自北非和东欧的流浪移民。这些采摘工人薪水微薄，只能聚居在用垃圾和废品建成的棚屋里，连基本卫生条件都无法保障，更甭说戴口罩或是保持社交距离。阿拉贡韦斯卡省的一个果园，在7月前